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逻辑与全面发展^{*}

佟德志

内容提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改革由“中心”走向“全面”的结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命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民主新路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一致性,有机统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并在新时代契合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与合力效应。中国民主政治在新时代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处理好民主复合结构的各要素关系,发挥合力效应,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①。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的民主新路虽历经坎坷,但最终行稳致远。这是一条怎样的民主新路,其发展的逻辑与趋势如何?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对这一民主新路进行反思,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本文试图就中国共产党百年民主的新路历程与复合逻辑进行总结,阐释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命题,以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所启示。

一、人民民主发展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当中。马克思、恩格斯既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又欣喜地看到了巴黎公社民主的真实性,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民政府”,代表了“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度的发展方向”,实现了“还政于民”这一民主政治的真实目标,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② 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当中,列宁明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式民主的理论悖论与实践困境研究”(21&ZD160)的研究成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7页,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确地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明确指出:“(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①这些民主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得到了印证,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新路的指导思想。

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学习马克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②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能够将中国的民主革命由原来的“旧民主”转向“新民主”,由学习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转向发展无产阶级人民民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主张由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民主政治建设。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毛泽东不仅总结了陕北的“军事民主”,还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称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③。尤其是,毛泽东主张在军队内部发扬民主,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民主思想。他明确提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不仅如此,他还在军队中建立起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以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目的^④。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提出了要发扬人民民主、党内民主,要让人讲话^⑤等民主思想。

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民主与党的领导、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经济等各个方面关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民主政治的复合结构,为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打下了基础。首先,邓小平将民主与经济结合起来。邓小平强调民主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民主调动人民积极性,发挥民主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认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⑥。其次,邓小平论述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批评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⑦这一“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全面推进了民主与法制的协调,有力推动了人民民主的健康发展。再次,邓小平论述了党的领导、民主、法制的关系。这一点尤为重要。邓小平将民主与法制、党的领导结合在一起,明确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⑧。这初步界定了民主的复合结构,也就是说,发展民主不只是单独发展民主,而是要将民主与法制、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这为后来确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打下了基础。最后,邓小平论述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邓小平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⑨,这是将民主放在了社会主义的复合结构当中,界定了人民民主的外在结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民主得以全面展开,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理论体系也得以初步形成,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上升为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8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8页,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7页;《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6页,第307页,1999年版。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⑧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第359页,第1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①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②这实际上是更加注重民主政治的复合结构,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格局,不仅丰富了人民民主建设的实践,而且拓展了人民民主的内涵与外延,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理论逐渐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先是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后又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的外在复合结构为人民民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成功“十大结合”的经验^③。如果把这十条经验总结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做一个通盘的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总体方针的确定,还是体系结构的搭建、目标价值的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表现出复合结构^④。中国改革开放的这种复合结构直接影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复合特征。“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⑤等论述正是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新路的简要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走出的民主新路,是中国共产党民主理论创新的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新路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中国化的结果,同时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新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这一民主就是人民民主。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政治逐渐形成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的人民民主模式,在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人民民主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基本趋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的理论。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改革进程不断由“中心”走向“全面”的必然结果和时代要求。无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经历了一个由中心到全面的过程。与这一趋势相适应,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经历了从“中心”到“全面”的过程。从发展的特征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改革初期的“中心”阶段,另一个是改革深化的“全面”阶段。与之相适应,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经历了发展型人民民主和全面型人民民主两个阶段。

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心型改革”相适应,中国的民主形成了发展型人民民主。在改革开放之初,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相适应,形成了发展型人民民主。中共中央于 1954 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和 1964 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先后公布的两个表述版本的“四个现代化”,都强调了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方面现代化建设目标。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强调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这一时期,邓小平更强调调动积极性,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⑥的要求。为了给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摒弃了“文革”期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① 《江泽民文选》,第 2 卷,第 28 页,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②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第 553 页,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③⑤}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0 页、第 28 页,第 10 页,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④ 佟德志:《中国式民主的主体复合结构与综合推进战略》,《学习与探索》,2011 年第 2 期。

^⑥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77 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的民主也逐渐由发展型人民民主拓展为全面型人民民主。实际上,早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也是有全面考虑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就体现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特点。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搭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稳健架构。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仍然得到一以贯之的强调,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逐渐从“四个现代化”发展为“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些都为人民民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和外部环境越来越成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也形成了一种复合结构:中国民主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发展为目标而坚持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①。这一民主观念实际上形成了多重复合结构:第一,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从而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两个主体融合进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当中来,形成了主体复合结构。第二,将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注重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保证了人民民主的健康发展。第三,将民主与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注重民主在调动积极性方面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发展型民主,实际上是在客体方面将民主与经济复合起来。第四,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复合在一起,注重民主与社会形态的结合,统一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从而将更为丰富的内容复合进来,形成了全面的复合结构。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民主理论体系,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以来民主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经验,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将进一步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更加注重系统性、协调性,更加突出全面发展,尤其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为全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奠定了新时代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格局。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命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理论逻辑,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精神。从历史逻辑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发展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这是中国改革不断深化的历史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结果。从理论逻辑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的最新成果,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从实践逻辑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民主模式,将国家权力与人民民主统一起来,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产物,体现了鲜明的实践逻辑。

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相结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特色。中国的民主新路探索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同中国的民主建设结合在一起,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① 佟德志:《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理论逻辑来自中国的实践,是中国大地生长出来的民主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就是在广泛而又生动的实践当中形成的。基层民主更是如此,充满了各种实践的创造。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听证会、评估会、发布会,遍地开花;询问、质询、调查、备案审查等形式屡见不鲜,切实地扩大了公民的有序参与。民情直通车、民主听证会、民主恳谈会、民主议政会等多种多样的民主形式,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了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局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面”这一词汇在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到二十大报告,标题中有7次出现“全面”,是仅次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关键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六中全会在决定和公报的标题当中都使用了“全面”,最终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形成了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已经完成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这种“全面”的思维方式和战略布局,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背景和基础,也对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两个版本的“四个全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入一个以“全面”为特征的时代,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样的实践与理论创新,成为新时代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新课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①,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命题。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也越来越突出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主题,不仅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还进一步在实践中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这一概念,并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③的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基层民主活力增强”^④,这都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新时代取得的新进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从而为落实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特别重视通过群众路线、全面从严治党等多种形式推进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第三,发展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民主关系框架。比如,通过加强党内纪律和法规的建设,推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的有机统一;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三者有机统一。第四,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

^② 习近平:《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019年11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1/03/c_1125186412.htm,2023年1月10日。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2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9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全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使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战略越来越清晰。第五，在传统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之外，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强调了民主协商，进一步丰富了民主政治的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实现了广泛多层次制度化的发展，丰富了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这些战略安排不但为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系统性保障，而且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

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人民民主的新境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形成了逻辑的闭环^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民主新路上，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渐发展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民主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突出表现在：“一个中心”，即以人民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点；“三者有机统一”，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四个全面”，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正是因为传承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优秀内核，全过程人民民主达到了政治文明的新境界，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命题。

以人民为中心，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逻辑的中心。基于唯物史观，毛泽东作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的科学论断。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时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号召。这一传统被继承下来，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还成为人民政府的宗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发扬光大。邓小平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③。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系统地发展了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都对此作过重要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是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更加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逐渐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民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④，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这一基本方略的形成，传承并发展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为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指明了方向。人民民主的不断发展，既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同时也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

① 王炳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1辑。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第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①。

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逻辑的两个基本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命运所系。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从根本上讲,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一致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是领导人民的先锋队组织,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全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发展人民民主,“党领导人民”,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表达。党领导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领导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等等。应该说,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民主的一体两面。但是,这并不是说两者无论如何都会天然地有机统一在一起。党坚持走群众路线,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

党的领导构成了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村民自治的发展为例,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需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而党的全面领导也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在本质上存在着一致性,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要实现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之间的有机结合,就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一种全面民主的思维模式,实现对两个方面,甚至是多个方面的统筹兼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针对不同的事务,强调民主政治的某一个方面,同时又能照顾到全局,这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经验。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逻辑的基本结构。在邓小平那里,就已经形成了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特征的民主。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党的十六大报告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经典的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②这一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基本结构。此后,这一理论不仅在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多次得到重申,还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上以文件的形式实现制度化,成为人民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三者有机统一”为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提供了双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也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在这三者有机统一的关系当中,党的领导发挥的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也就是说,党既要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又要依法治国,是确保三者有机统一的关键要素,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发展人民民主才能得以落实。

政党、法治与民主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决定了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基本结构和特征。现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6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代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法治政治，所有的国家，都会涉及对三者关系的处理。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结果存在着天壤之别。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不同的政党和围绕着选举展开竞争，形成了严重的党争，“经受着一种缓慢的、现在又是加速的分崩离析过程”，政党解体的迹象不仅意味着政党改组，而且还意味着政党体制经历着“一种更根本性的衰亡和潜在的解体”^①。就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来看，西方更是形成了以“分权制衡”为理念的冲突架构，试图利用权力之间的冲突来均衡各种权力，但却带来了否决型政治、政治衰败等现象。例如美国内部形成了“三个政府”“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②。这些失败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只有处理好政党、法治与民主这三者关系，才能更好地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正是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中国探索、中国方案，是中国式民主复合结构的核心，也是中国式民主能够发挥合力效应的根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升级了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高度强调了人民民主的重要性，与人民民主有着直接关系，提升了人民民主发展的外在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人民民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逻辑。同时，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更是将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作为题中应有之义；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指导原则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重申了党来自人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应该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使“三者有机统一”理论得到拓展。原有的依法治国升级为全面依法治国，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更加注重全面从严治党。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同时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战略布局。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提供了总体布局。一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只有将民主政治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人民民主才能走上健康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民主政治首先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积极推进经济民主，用民主调动民众积极性，创造了一种发展型民主，是民主政治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典型案例。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③，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④。这些表述所规定的总体布局既是民主的外在复合结构，也直接影响到民主的内在复合结构。在各个阶段的总体布局当中，“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发挥着核心的作用”^⑤。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越来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显著特征和必然要求。从历史上看，中国民主政治的形式由原来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构成的“三大民主”，加入了民主决策，成为“四大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四大民主”又加入民主协商，这使得人民民主的过程更加全面，形成了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新路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构成了全面建

① 米歇尔·克罗齐、塞缪尔·亨廷顿、绵贯让治：《民主的危机》，第81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74页。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9页。

⑤ 严强、胡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治民主诉求》，《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1辑。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命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依赖一系列有机统一形成的复合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这一逻辑的基础,这也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又发展成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也为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总体布局。这种总体布局为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在社会治理领域,“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①的复合主体结构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治理模式,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强调“中心”到进入“全面”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是理论逻辑的要求。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越来越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过程的表现。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国家治理强调了各个领域之间的复合形态,强调各种关系的总体性、系统性、协调性,才使得全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可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我们更需要注意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

四、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新路就是全面发展人民民主,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特征、新趋势。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点,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当中。

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统一的结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来看,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改革由“中心”走向“全面”的结果,是人民民主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从实践逻辑来看,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真实写照,是人民民主全面发展的实践逻辑使然,一定会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命题。从理论逻辑来看,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反映了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当中,以人民为中心,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实现了合力效应,从而能够全面发展人民民主。这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新时代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也正是因为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能够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余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伟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第 7 页,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成就,其中之一就是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论从一开始就强调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比如,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有机统一。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成为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原则,并且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的成功经验表明,必须充分发挥广泛的民主,并通过复合的体制机制保障民主,使民主政治形成合力效应。基层民主能不能成功,需要中层、高层的支持和引导;党的领导能否实现,取决于党是否能够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以人民为中心;民主能不能得到巩固,取决于依法治国的落实,取决于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政治上的民主能不能成功,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人民民主的这种全面性,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复合性决定的。

全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需要在复合结构的基础上发挥合力效应。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仅是各种民主实现形式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同时还需要各种民主实现形式对接,增强合力,全面发展人民民主。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结构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三者之间的复合结构能否构成合力,直接决定了能否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又会在外部受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影响,体现出更为全面的特征,这也决定了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在复合结构的基础上实现合力效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民主实现形式的创新也会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民民主,实现人民民主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境界。党的领导上升为“党的全面领导”,从严治党被提升为“全面从严治党”,改革被提升为“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战略也上升为“全面依法治国”,人民民主越来越突出表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用“全面”的思维和战略升级“三者有机统一”的民主结构,形成更加紧密的复合结构,以适应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变化,发挥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合力效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时代命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这一“三者有机统一”的民主理论架构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创新,“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新理论也在实践当中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民主新路行稳致远,中国的民主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作者: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市,300387)

(责任编辑:林立公)